

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後序卷之下

錢唐王嗣槐仲昭著

同學諸子評

太極圖說論後序

伏羲畫卦倚數而起其理之可以文字見之者莫不具備于其中自文周至孔子始以其具備之理無不取而發明之然十翼言理詳于言數者理行乎陽而人主之數未嘗不在其中數行乎陰而鬼神主之理亦未嘗不在其中故理之與氣猶天之有道與氣也

氣有數道亦以氣而有其數猶人之有性與命也命有數性亦以命而有其數聖人以理之大于數也以理主乎數不以數主乎理猶天之以道主乎氣猶人之以性主乎命此處節理大于數之說可爲知道者告也然則天下之人一惟以理主乎氣動靜云爲于人乎謀之又何必抱筮問易于鬼神乎謀之哉其以數而制爲卜筮者聖人亦爲日用不知之民通陰陽而求之以前其用而爲之者也然又非有動有靜有云有爲必一一于鬼神謀之亦因貳以濟民行疑則

卜不疑則不卜也。若聖人理主乎數焉。用卜筮然如
行軍遷國之類。其在洪範所爲大疑者也。謀乃身謀。
卿士庶人。不得不謀之鬼神者也。故古之時。雖日用
不知之人。亦明乎不疑何卜之義。既卜而又必審度
于事理之間。不以非道而吉爲吉。不以是道而凶爲
凶。亦通乎以理大乎數。雖違卜而行者有之。非若後
世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士庶人。于進退存亡得失之
間。惟進與存與得爲幸。以退與亡與喪爲不幸。惟吉
是趨。惟凶是避。以是求諸鬼神。一若吉凶趨避。惟彼

操之惟所命之而已矣故大易倚數而起未嘗不可
以數爲主乃聖人畧于言數而詳于言理以天下主
乎數而不能無背于理者有之矣未有主乎理而不
背乎數者也士君子安常處順之時尊榮福享莫不
宜之一旦遭逢禍變忠孝節烈成仁取義理在固然
遑問數哉庸人無知未嘗不以遭逢若是亦其數爲
之不知其生平主乎理者終不以術家所指稱而易
其志于造次俄頃之間以其非數之所能主而主之
亦非數之所宜主而主之者也此聖人說卦明言參

天兩地立。卦生爻。無非倚數而起。乃終以和順道德。窮理盡性至命爲要歸。此康節既知聖人詳于言理。而必于數詳言之者。亦徒言其不必言不足言者而已矣。使非能知理大于數。其去京焦之術。會幾何哉。作理數論二。

理猶天之命。數猶天之氣。理猶人之性。數猶人之命。以此明理大于數之根本。千古無人道破。聖人知命之學。惟桂山如親承聖人而面命之。吾非讀此書。幾于終其身聾瞽之人而已矣。

聖人之道未有不于至顯至近有可名言而言之者也。吾儒必于至幽至遠無可名言求之命也。性也。理也。皆至幽至遠無可名言者也。而天之命卽于天之行言之人之性卽於人之心言之。萬事萬物之理卽于萬事萬物之必有其則言之。又何其至顯至近有可名言如足者耶。是則何顯何近非無名之可言。何遠何幽非有名之可言。異端曲學之徒不獨舍吾至顯至近有可名言爲不足言。并舍吾至幽至遠無可名言亦爲不足言。而別求一至幽至遠無可名言之

道而言之亦不過以吾合有無而無一不有者彼合有無而無一不無究不過止有無之一字是其所有而已矣吾儒不知何以故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理人人各有一言道而至于不能象則名言亡矣之說隱繫於胸中夫是以天人大道言有言無寧與吾聖人在若合若離之間而不知其非每讀其書未嘗不爲掩卷而太息也推其意不過孔孟之徒亦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高矣美矣宜若登天之說亦若有無可名言者然不知子貢之所爲不可聞卽夫子中人

上下可語不可語之說也。夫子曰：「以孝弟為信教及門，無一非性與天道。至真至切之至理也。中人以上語之而知之不語，而亦自能知之。中人以下語之未必知之，不語而由之亦何必以所未能知而語之。其所為上者，即性與天道之在孝弟忠信中者也。豈真有所為無可名言，不可得聞者耶？公孫丑之所為天不可及，即冉求悅道而力不足之說也。孟子曰：「居仁由義，教及門，無一非性與天道。至真至切之至理也。教以用其力而能及之，充無害人，充無穿窬，雖至

仁至義高美如天而亦及之矣。教以用其力而不能及之。害人何心而不能充。審何事而不能充。雖不仁不義至卑至不美如墜地而弗及之矣。其所爲不可及者。卽性與天道之在居仁由義中者也。豈真有所爲無可名言如天之不可及者耶。推其意又不過謂夫子亦有過此以往而未之或知。孟子亦有聖不可知。謂若之說亦若言無可名言者然。不知夫子以學至精義利用可謂盛矣。猶有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卽下文窮神知化斯爲德之盛耳。孟子以人由充

寶光輝而主聖可謂至矣猶有不可知者亦焉卽下
文神之謂也斯爲人之至耳至其所爲神化不可知
者卽帝王之窮變通久聖人之任止久遠未爲之先
非○人○所○得○而○知○之○測○之○既○爲○之○後○非○人○所○得○而○知○之
測○之○而○已○乃○明○世○隨○儒○讀○書○如○誦○詩○隨○章○取○義○棧○上
下○文○不○說○止○摘○未○之○知○不○知○以○爲○孔○孟○亦○能○如○釋
氏○作○不○可○思○維○不○可○言○說○語○爲○可○嘆○而○可○欽○也○知○此
而○後○可○以○論○漢○唐○以○來○諸○儒○學○孔○孟○而○所○得○之○分○量
矣○漢○世○惟○一○董○仲○舒○能○知○性○道○之○原○其○學○甚○正○其○他

處則爲孝弟之人。出則爲循良之吏。一若不知性與天道者。然又如霍光不學無術。金日磾休屠國人性。與天道何由得聞。而樸厚忠勤。爲時賢相。不可謂非性與天道中人也。唐世惟一韓愈能明性道之說。其學甚正。其他文章彪炳于一時。事業輝煌于史冊。一若不知性與天道者。然又如李晟家世武夫。渾瑊生長邊邑。性與天道何由得聞。而忠義激烈。稱社稷臣。不可謂非性與天道中人也。惟晉世王衍何晏崇尚虛無。與二氏之徒談說玄妙。彼烏知性與天道爲何。

物自謂言虛言無出聖人性天之外苟非王祥稽顙
祖述劉琨並忠孝節義表著當時晉世諸儒聖人之
徒幾無一人矣孔孟之道至有宋而始著較漢爲
盛濂溪諸儒稱首與二程張邵俱稱大儒讀其存誠
主敬修己治人一本孔孟爲旨一何粹也異端曲學
之徒惟不知聖人之道至顯至近卽至幽至遠有可
名言卽無可名言不知太極本無而有必以無極爲
無而言之不知心性本無而有必以無心無性爲無
而言之不知有等有殺乃聖人天地之仁必以無等

無殺爲太子天地聖人之仁不知理主乎數乃大易
人道之理數必以數主乎理爲術家鬼道之理數諸
儒既不能斥而正之乃猶若有味乎其意旨直以吾
道通之貫之爲論說而傳示之不知其將以聖人之
下學通貫之耶抑將以聖人之上達通貫之耶夫豈
不知聖人之下學既不能與彼通貫之卽聖人之上
達自必不能與彼通貫之而猶爲論說傳示而通之
貫之亦不過以我自以通貫于二氏者通貫之而已
矣此周程張邵賢知之過之所不能免者也亦惟有

宋諸儒生平不以從事二氏爲諱。浸淫其說而不能
忘。有以使之然耳。今嘗以後儒推紫陽朱子集諸儒
之大成。亦可爲定論矣。紫陽終其身博文約禮篤信
聖人之人也。集註經書一生述而不作。卽前輩論著
成書。何嘗不知與大聖賢人多殊旨。必爲委曲解釋
引歸聖人而復已。其不能引歸者。以己意伸說之。如
氣質之性。起自張程。無形有理。爲濂溪解性卽理也。
無人敢說。繼善成性。見解有差之類。一一流露于意
言之表。以是爲宋世聖人之門第一人。可爲不愧矣。

以故宋世諸儒其經明行修恂恂如不及者皆尊德性極高明之人自爲過之者也苟非聖人過猶不及一語鮮有不同于端木師愈之見者矣逮及元明與宋世畧同其守經書繩尺去孔孟之門不遠而高自標置亦自謂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如楊慈湖心本無物忽有物而格去之王陽明求理于事物中是析心與理爲二諸說墜入禪窟冥然不知此沈士榮管志道之徒尊佛爲聖降孔爲仁倡爲邪說流傳人間幾欲撤孔孟之席引二氏居其上而北面之矣嗚呼

幸○聖○人○至○顯○至○近○有○可○名○言○之○道○真○如○天○之○不○可○得○
踰○故○諸○儒○終○其○身○入○二○氏○之○室○究○不○能○越○聖○人○之○門○
牆○徒○曰○探○討○無○所○得○反○而○仍○歸○聖○人○而○已○似○使○聖○人○
日○以○至○幽○至○遠○不○可○名○言○教○人○則○不○必○二○氏○之○徒○以○
聖○人○止○能○言○可○言○之○道○不○能○言○不○可○言○之○道○止○能○言○
可○言○之○天○不○能○言○不○可○言○之○天○吾○儒○早○已○能○為○二○氏○
之○言○矣○甚○矣○夫○子○下○學○上○達○一○語○何○其○至○顯○至○近○乃○
自○嘆○世○莫○我○知○而○歸○其○知○于○天○吾○儒○終○不○能○反○復○而○
衆○思○之○不○亦○悲○乎○作○諸○儒○論○一

讀性理諸篇諸儒言存誠主敬修己治人一本聖人至顯至近言者何其深切著明性與天道已在其中夫豈不知而不可以知言者不知性與天道本是自然所謂天命之人率之何嘗是假修爲之物以不假修爲之物必修之爲之正在人倫天德尋常日用之中此聖人止言顯近不言幽遠之至教也今以人不能修之爲之并疑不假修爲而自有之性是不知人并不知天安得不以性道與倫常分有無而墜入二氏窟中此孔孟以後賢知之

通病一貫之旨中其至之言不說奇透如此說
又如彼說支離病根端坐于此桂山通論七十九
篇專爲此篇而發

吾於聖人之道既已原之矣又從而明之者以人明
二氏之道必不明聖人之道以明之也人不明聖人
而明二氏之道亦自以爲二氏之道如是如是予既
已明之矣而不知其終不能明亦自以爲能明斯已
耳此吾不得不取聖人與人共明之道并取二氏不
與人共明之道與天下共明之也今天下愚不肖之

人惟不明聖人與人共明之道而欲明二氏不與人
共明之道不問其能明與不能明終其身自以爲能
明不復過聖人而問焉此固然無足怪者也惟天下
賢知之人既自爲明聖人與人共明之道又自爲能
明二氏不與人共明之道又自爲聖人自爲聖人二
氏自爲二氏乃何以聖人之道必引二氏之言以入
之二氏之道必引聖人之言以飾之夫聖人之道而
可引二氏之言以入之其不知聖人之道居然可知
矣二氏之道而可引聖人之言以飾之其不知二氏

之道居然可知矣。此吾不徒以聖人之道爲二氏故
爲之辨而明之。不徒以二氏之道爲聖人故爲之辨
而明之。尤在取吾儒引二氏之言入聖人之道。引聖
人之言歸二氏之道。爲之辨而明之者也。今天下賢
智之人。有不知聖人言性與天道是從有而言者。耶
二氏言性與天道是從無而言者。耶。聖人言性與天
道。有是五倫四德而言有者。耶。二氏言性與天道。無
是五倫四德而言無者。耶。而不知性與天道有而無
者也。乃有之源而非有之迹也。五倫四德有而有者。

也○有○其○有○之○迹○卽○有○其○有○之○源○者○也○吾○儒○於○釋○氏○之○
說○則○曰○吾○但○於○其○迹○上○斷○之○若○欲○從○其○源○而○去○取○之○
其○說○未○窮○則○已○化○而○爲○佛○矣○夫○性○與○天○道○非○迹○也○而○
爲○迹○之○源○五○倫○四○德○非○源○也○而○爲○源○之○迹○聖○人○有○是○
性○與○天○道○之○源○斯○有○是○五○倫○四○德○之○迹○迹○卽○是○源○也○
源○卽○是○迹○也○天○下○有○以○天○之○四○時○行○百○物○生○之○迹○非○
卽○天○以○天○之○命○行○天○之○道○其○源○本○如○是○者○乎○天○下○有○
以○聖○人○之○明○五○倫○充○四○德○之○迹○非○卽○聖○人○以○已○之○性○
率○已○之○道○其○源○本○如○是○者○乎○然○則○迹○既○可○斷○其○源○又○

何不可斷有是迹斯有是源無是迹斯無是源無是源無是五倫四德之迹斯無是五倫四德之源從其源而一言以斷之斯已足矣何有於從其源而去之又何有於從其源而取之終于不能去之而取之化而爲俛哉然吾儒必謂止于可見之迹斷之不予不可見之源斷之亦不過以聖人與釋氏同爲人耳人同此心○心同此性○性同此命○耳吾言有而彼言無○吾之言有本無彼之言無○本有言有言無○不同其源則同耳○吾之有倫有德○彼之無倫無德○言有言無○非其源不同

亦其迹不同耳。嗚呼！吾儒以是而言性言天道，有不
混聖人與二氏性道有無之分界。雜聖人與二氏天
人理氣之大原，有是作俑者，引其旨于前，斯有是濫
觴者。沿其說于後，涇渭本分而無分，苗莠白別而罔
別。亦何日是辨而明之之一日哉！蓋性與天道之有
而無也，不可以有其源，而反以源爲無而言之者也。
其爲無者，無之迹耳。以太虛言而已。其源在大虛至
無之中，有之止，可以有言者也。五倫四德之本無而
有也，不可以有其迹而止，以有言之者也。其爲有者，

源之有也不以太虛言者也其迹在太虛至有之中
有之而始以有言者也二氏于五倫四德無其有人
止知無其有之迹而已而不知其有之源蚤已無之
矣二氏于性與天道有其無人止知有其無之源而
已而不知無其迹之有并與其源之無而俱無之矣
然而二氏之無五倫四德也爲無一已之耳目口體
槁木其形夢幻其身而無之也非謂五倫四德之本
無而無之也二氏之無性與天道爲無一已之有知
有覺混沌其心冥寂其性而無之也非謂性與天道

之本無而無之也。其以五倫四德在吾性與天道中。吾不無之。則吾所求于性與天道不可得而有矣。其以有知有覺在吾性與天道中。吾不無之。則吾所求于性而無其心性。而無其性者。不可得而有矣。然而二氏自以爲至真無上之道。人弗爲之。而吾獨爲之者。豈無所爲而爲之哉。亦爲了生死而爲之耳。了生而後可以長生不死。而爲人其人。爲神仙了死而後可以長死不生。而爲鬼其鬼。爲佛祖故其生也。槁木其形。夢幻其身。吾所求于性與天道者。如是而已足。

矣○彼○豈○不○知○人○之○爲○人○性○與○天○道○中○有○是○五○倫○四○德○
吾○於○一○無○而○無○不○無○中○雖○欲○率○而○由○之○吾○烏○乎○率○而○
由○之○亦○其○勢○之○有○必○然○者○也○其○死○也○混○沌○其○心○冥○寂○
其○性○吾○所○求○於○性○與○天○道○如○是○而○已○足○矣○彼○豈○不○知○
鬼○之○爲○鬼○性○與○天○道○中○猶○是○五○倫○四○德○吾○于○一○無○而○
無○不○無○中○雖○欲○有○而○存○之○吾○烏○乎○有○而○存○之○亦○其○勢○
之○有○必○然○者○也○吾○儒○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道○何○嘗○
欲○無○一○已○之○耳○目○口○體○必○取○性○與○天○道○之○有○倫○有○德○
者○以○無○耳○目○口○體○故○亦○以○無○爲○宗○旨○而○言○之○何○嘗○欲○

無一已之有倫有德必取有知有覺之在性與天道者以無倫無德故亦以無爲宗旨而言之乃自孔孟以來人皆讀孔孟之書明孔孟之道止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其門弟子亦以不可聞歎之不知孔子非如釋氏有所秘密而不言也其理之無而不言者卽其理之有而可言門弟子聞其有卽聞其無乃孔子立教以教人本如是也止知孟子曰道性善曰稱堯舜其門弟子亦有以好辨疑之不知孟子非若諸儒言所未言發所未發而稱之道之也其本聖人言也

之○是○正○時○人○言○理○之○非○乃○孟○子○辨○性○道○以○明○性○道○本
如○是○也○孔○孟○而○後○漢○唐○諸○儒○罕○言○性○與○天○道○謂○其○知
之○而○罕○言○可○也○謂○其○不○知○而○罕○言○亦○可○也○然○諸○儒○罕
言○性○與○天○道○未○嘗○不○於○五○倫○四○德○恆○言○之○苟○于○五○倫
四○德○恆○言○之○尊○所○聞○而○行○所○知○雖○謂○不○知○性○與○天○道
亦○必○謂○之○知○性○與○天○道○矣○以○其○止○知○聖○人○言○有○而○言
也○不○知○之○氏○言○無○而○不○言○之○雖○罕○言○庸○何○傷○有○宋○諸
儒○以○善○性○與○天○道○謂○其○言○所○不○言○而○必○稱○必○道○可○也
謂○其○獨○所○未○發○而○必○稱○必○道○可○也○然○諸○儒○以○有○言○五

倫四德又未嘗不于性與天道以無言之苟于性與天道以無言之道主靜而性本空雖謂之知性與天道亦必謂之不知性與天道矣以其既本聖人言有而言之又本二氏言無而言之雖必稱必道亦何益之有哉聞嘗取有宋諸儒集錄諸書而讀之其言五倫四德不能不本性與天道而言有者皆孔孟大聖賢人生平剛述論辨至實至有之理必不能出其範圍別豎一義別立一說以爲言所不言發所未發者也是五倫四德既知不可以無言矣何以又分性與

天道于無而言之苟如是是徒以性與天道所爲事
所爲物者爲有而其所爲理者未嘗不可與釋氏無
心無性同歸于無而言之矣性與天道既知不可以
無言矣何以止分五倫四德於有而言之苟如是是
徒以五倫四德之所爲理者爲無而其所爲事所爲
物者又未嘗不可與釋氏之無倫無德同歸于無而
言之矣此其故亦徒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一若知
其無而止以有言者然不知孔子立教以教人從人
言不從天言無一不從人之受於天而言之也其言

天○之○命○天○之○道○亦○止○從○人○之○性○人○之○道○而○言○者○言○之○
不○必○又○取○天○之○命○別○其○以○何○為○天○之○命○而○言○之○天○之○
道○別○其○以○何○為○天○之○道○而○言○之○假○使○于○時○有○異○端○如○
二○氏○不○言○人○而○言○天○且○言○天○上○之○天○天○之○命○不○歸○吾○
實○有○言○命○而○言○虛○無○之○命○天○之○道○不○歸○吾○實○有○言○道○
而○言○寂○滅○之○道○孔○子○于○時○有○不○以○攻○異○端○者○一○一○斥○
其○非○而○是○正○之○又○何○肯○止○言○人○不○言○天○止○以○人○之○有○
即○天○之○有○天○之○有○即○人○之○有○合○天○與○人○止○有○有○而○無○
無○以○垂○訓○于○天○下○哉○亦○以○孟○子○曰○言○性○與○天○道○一○若○

不知其無而止言有者然不知孟子辨性以明性亦
從人言不從天言從人之受于天而言之也其言天
之命天之道亦從人之性人之道而言者言之不必
又取天之命別其以何爲天之命而言之天之道別
其以何爲天之道而言之也假使于時有二氏如楊
墨不言人而言天且言天上之天天之命不歸吾實
有言命而言虛無之命天之道不歸吾實有言道而
言寂滅之道孟子于時有以闢楊墨者一一斥而
是正之又何肯止言人不言天止以人之有卽天之

有○天○之○有○卽○人○之○有○合○天○與○人○止○有○有○而○無○無○以○垂○
訓○于○天○下○哉○吾○嘗○于○集○錄○諸○書○讀○未○終○篇○必○有○以○二○
氏○之○言○入○聖○人○之○道○而○言○之○者○讀○不○終○卷○必○有○以○聖○
人○之○言○飾○二○氏○之○道○而○言○之○者○或○紆○曲○其○意○以○通○之○
或○支○離○其○詞○以○發○之○或○割○截○描○摹○斷○鶴○續○鳧○羊○質○虎○
皮○變○幻○閃○鑠○而○說○之○今○其○書○具○在○人○人○皆○得○釋○其○意○
旨○之○所○在○本○聖○經○賢○傳○而○質○證○之○者○也○姑○舉○其○一○二○
官○之○其○餘○亦○可○槩○見○矣○如○云○言○有○無○則○多○有○字○明○其○
本○無○而○不○必○言○有○也○言○無○無○則○多○無○字○明○其○本○無○而○

不可無言也言有無與動靜同明其動則爲有靜則爲無不言動而止言靜猶不言有而止言無也如云顏子屢空空空中受道止摘孔子兩句內一空字亦不顧上文有屢字下文有貨殖字直以空中受道緊一空字之下言之如言范滂夫女讀出入無時謂孟子不識心心那有出入此是女子無知認血肉爲心之語也何至嘆爲此女不識孟子却識得心夫識心卽識孟子識孟子卽識心故爲一抑一揚之詞明以佛氏一念不起無操無舍無出入之心掃聖賢一致

百慮有操有舍有出入之心不惟掃孟子并孔子亦掃之矣如云寂然不動便是聖人又云聖人天理具備父子君臣管理不易何曾動來故云寂然雖不動感便通非自外來也夫聖人之言寂然不動豈釋氏坐蒲團之說耶釋氏止須穩坐蒲團便成佛道其無君臣父子又非弑父弑君其理何曾變易只不會動而爲之耳忠孝之理不在事而在心豈有感而不通者哉何須事君事親必自外來始爲感始爲通哉其大旨如此苟如是是天下之爲聖人者止須自孩提

坐蒲團至老死寂然不動仁義忠孝原未嘗欠缺附
中何必如吾聖人生而爲人用幾多窮理盡性功夫
爲仁爲義爲忠爲孝體諸心而見諸躬行用則實有
可行舍則實有可藏無小無大無微無顯無不以感
自外來者通諸吾心寂然而無一不爲之耶嗚呼如
此而言聖人不惟不知聖人之道并不知讀聖人之
書矣夫五經四子之書會有以寂然不動爲聖人者
是何聖人耶是生知之聖人耶學知之聖人耶乃敢
以寂然不動一語輒加便是聖人言之亦不過以孔

子○曾○於○易○書○有○是○四○字○耳○夫○孔○子○之○言○寂○言○感○爲○易○
著○策○中○鬼○神○言○之○也○故○曰○夫○易○豈○有○所○思○所○爲○如○人○
之○可○得○而○求○者○哉○及○抱○筮○求○之○其○應○如○響○自○非○至○神○
孰○能○與○此○聖○人○非○鬼○神○也○不○覩○不○聞○有○戒○有○懼○寂○而○
非○寂○不○動○而○動○者○也○而○可○以○是○言○之○者○耶○且○鬼○神○之○
寂○然○不○動○亦○止○以○筮○策○無○思○無○爲○自○人○視○之○如○是○其○
寂○然○耳○非○鬼○神○之○爲○鬼○神○無○思○無○爲○而○寂○然○不○動○本○
如○是○者○也○故○纔○言○寂○然○不○動○卽○言○感○而○遂○通○豈○筮○策○
之○爲○物○感○之○通○之○抑○鬼○神○之○爲○物○感○之○通○之○耶○乃○哉○

上○夫○易○伐○下○至○神○止○摘○無○首○無○尾○寂○然○不○動○四○字○以○
聖○人○說○鬼○神○者○借○以○說○釋○氏○坐○蒲○團○之○聖○人○不○亦○究○
乎○可○痛○也○哉○如○此○而○言○性○言○道○有○不○以○人○之○性○無○善○
無○不○善○推○以○歸○乎○天○之○命○而○言○之○有○不○以○人○之○氣○質○
有○善○有○不○善○強○以○入○乎○人○之○性○而○言○之○于○是○本○考○氏○
之○說○而○言○虛○無○安○得○不○曰○性○中○止○有○道○德○而○已○曷○嘗○
有○仁○義○來○本○釋○氏○之○說○而○言○虛○無○安○得○不○曰○性○中○止○
有○仁○義○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不○獨○舉○性○與○天○道○而○無○
之○并○五○倫○四○德○而○無○之○又○理○之○所○必○然○勢○之○所○必○至○

也。以故吾儒談道講學，著有成書。人升孔孟之堂，入二氏之室，一派流傳，支蔓無已。如象山陽明皆聖門傑出之儒，徒以心卽是理，靜始爲真，立說坐使聖人之徒日墜。二氏雲霧中而不見天日者，不知幾何年矣。夫舍聖人言，有不言無，至實不虛之恆理而入。二氏言無不言，有至虛不實之游談。豈其于二氏所爲至真無上秘密不言之旨，能了之微之甘，與大聖賢人參差出入而言之哉。究之徒與大聖賢人參差出入于二氏之道，亦何了微之有。夫不能了微，聖人

之道又安能了徹二氏之道且二氏之道尚不能了
徹况能了徹吾聖人之大道哉釋氏從生老病死起
見其道斷六塵以絕六根爲要也就其說而言之亦
其說之近于理者也然吾卽其以斷塵爲絕根者言
之能不視邪色矣能拈優曇而不笑乎能不聽淫聲
矣能聞陵迦而不悅乎能惡惡臭矣能嗅旃檀而不
喜乎能不如葷矣能食香飯而不飽乎能披淄衣矣
能着紫金袈裟而不莊乎能草菴茅舍而處矣能捨
大宅布黃金如天宮月殿而不寢處乎所能斷其塵

而絕其根者止不畜室一事耳究之塵斷而根不斷者自在也楞嚴首載阿難攝入婬席而傳大士給孤長者皆以有室有家入佛道至其徒鳩摩羅什不以畜室爲戒又諸經說佛氏以耶輸爲妻羅埃羅爲子由是言之其爲塵斷而根不斷亦可知矣若以吾聖人之道通之苟能斷非理之塵而不斷是理之根與吾聖人非禮勿視聽亦復何殊聖人茹葷畜室一以非理爲斷聖人之六根有何塵可緣而必絕之彼根茹草若將終身與披袵鼓琴何異二女裸侍若固有

之與木石與居何異此其所以爲聖人也。仲氏不論
是理非理惟塵是絕豈徒絕其塵哉亦求絕其根耳。
然而其生也不能絕其根如是其死也不能絕其根。
亦復如是。所說堯率陀天供養其耳目口體者又復
何如豈絕其根者是一根不絕其根者又一根即由
是言之其絕耳目口體之根而不能絕者如是其絕
心性之根而不能絕者亦復如是其絕知識之根而
不能絕者亦復如是矣。故其言心言性未嘗不以明
且見者言之也就其說而言之亦其說之近于理者。

也○然○彼○以○有○心○有○性○而○欲○明○之○見○之○其○不○得○而○無○之○
可○知○也○何○以○反○欲○無○之○以○有○心○性○而○有○知○覺○欲○其○明○
之○見○之○也○其○不○得○而○無○之○可○知○也○何○以○反○欲○無○之○苟○
欲○無○之○是○不○欲○其○明○且○見○欲○其○不○明○不○見○也○不○欲○其○
知○且○覺○欲○其○不○知○不○覺○也○是○求○不○明○不○見○始○爲○明○且○
見○求○不○知○不○覺○始○爲○明○且○覺○也○大○聖○人○之○有○心○性○而○
必○求○其○明○且○見○也○其○見○吾○耳○目○口○體○之○塵○與○明○吾○視○
聽○言○動○之○根○如○日○入○重○淵○之○下○而○光○明○洞○徹○又○何○所○
用○乎○不○明○而○始○爲○明○不○見○而○始○爲○見○至○虛○至○淺○之○苦○

行爲哉釋氏之必以不明不見求之也譬如人之惡
明而求暗惡熱而求涼也是見塵而絕其根乃見塵
而不見根者也非見根而絕其塵乃見根而自見塵
者也以是求暗暗則暗矣不可以復向明如是求涼
涼則涼矣不可以復就熱者也以故由其說而推極
其所歸非以寂爲歸而必不可者也然而寂之爲言
雖以心言之亦以境言之也人生有是所歷之境其
境有喧而有寂去塵市之喧而入山林之寂境寂而
心亦寂也若死而爲鬼則無境矣無境而求所爲有

寂而無喧○一氣而已矣○然氣之爲氣○其在陰與陽則
一也○日消而日息○日往而日來○不可以寂言者也○苟
非去其息而入于消○去其來而入于往○求所爲無氣
之天而存之○不足以存之也○乃徒以其推測之小智
以爲天之上○必有是有氣而無氣之天耳○然而天之
爲天○有氣斯有天○無氣亦無天○釋氏欲無一已之氣
并空守有三無窮無極有氣之天○亦與同歸于寂而
難之○是其爲寂也○寂而不寂者也○亦徒以寂爲其說
之所必歸而已矣○由其說而推極其所歸○非以滅爲

歸而必不可也。然而滅之爲言，雖可以境言之，亦止以心言之者也。人生有是所存之心，其心有起而有滅，妄想息而心若亡，識神空而心若冥，心滅而境自滅者也。若死而爲鬼，止有心矣，有心而求所爲，心滅而境亦滅一道而已矣。然而道之爲道，其在陽與在陰一也。氣有息而道無息，氣有已而道不已，不可以滅言者也。苟非去其不息而入于息，去其不已而入于已，求所爲無道之天而存之，不足以存之也。乃徒以其推測之小智，以爲天之上必有是無氣而有道。

之○天○耳○然○而○天○之○爲○天○有○氣○無○道○而○不○可○以○爲○天○有
道○無○氣○而○不○可○以○爲○天○釋○氏○欲○無○一○已○之○氣○而○無○一
已○之○道○并○欲○使○三○十○有○三○無○窮○無○極○有○氣○有○道○之○天
亦○同○歸○于○滅○而○無○之○其○爲○滅○也○滅○而○不○滅○者○也○亦○以
滅○爲○其○說○之○所○必○歸○而○已○矣○夫○寂○而○不○寂○不○可○以○寂
言○不○獨○吾○知○之○彼○亦○未○嘗○不○知○之○滅○而○不○滅○不○可○以
滅○言○不○獨○吾○知○之○彼○亦○未○嘗○不○知○之○而○彼○必○以○是○爲
宗○旨○之○所○歸○者○亦○徒○爲○絕○根○塵○于○有○生○之○時○非○以○寂
爲○歸○不○可○耳○吾○何○必○推○之○陰○陽○有○氣○之○天○必○無○是○天

而○存○之○假○使○有○是○天○而○存○之○亦○釋○氏○絕○有○生○之○根○座○
以○求○不○復○爲○人○而○已○矣○亦○徒○以○真○性○覺○于○有○生○之○日○
非○以○滅○爲○歸○不○可○耳○吾○何○必○推○之○無○氣○有○道○之○天○必○
無○是○天○而○存○之○假○使○有○是○天○而○存○之○亦○釋○氏○冥○生○時○
之○性○覺○以○求○長○死○爲○鬼○而○已○矣○夫○釋○氏○求○不○復○爲○人○
其○行○忝○乎○爲○人○可○知○而○彼○自○謂○無○忝○乎○爲○人○以○生○而○
不○爲○縱○恣○口○體○之○人○必○不○爲○放○僻○邪○侈○之○人○然○而○人○
之○爲○人○不○如○是○而○已○也○釋○氏○求○長○死○爲○鬼○其○有○愧○乎○
爲○鬼○可○知○而○彼○自○謂○無○愧○乎○爲○鬼○者○以○死○而○不○爲○戕○

賊性覺之人必不爲妖厲淫昏之鬼。然而鬼之爲鬼，不如是而已也。夫惟不知人之爲人，不如是而已，以其無忝乎爲人，自以爲大于聖人，不知鬼之爲鬼，不如是而已，以其無愧于爲鬼，爲大于聖人者，且爲大于天地，是何異人不愛照夜之珠，而自愛其小璣，不寶連城之璧，而自寶其片玉，究其所爲了徹生死者，亦徒于生死殊途之迹，了之徹之，而不能于生死一致之理，了之徹之，亦其生平識量之所至止乎。如是而已。吾儒從事聖人生而有是耳，口體豈止求不

為放僻邪侈之人抑求能為明聰恭從之人死而行
是心性知覺豈止求不為妖厲淫昏之鬼抑求其能
為聰明正直之神無論生知學知安行勉行苟有志
于大聖賢人存養事天誰非參兩天地並立三才中
之人不知何所見必以釋氏空人世之所有而無之
者初未嘗欲空人世而亦以其無而無之必以釋氏
空陰陽之所有而無之者初未嘗欲空陰陽而亦以
其無而無之無論吾聖人必無空人世之理卽有空
人世之理吾儒但于聖人有天下而不與言語其視

大○世○爲○何○如○反○置○不○問○而○必○于○釋○氏○空○耳○目○口○能○以○
求○無○生○而○不○欲○爲○人○者○空○之○是○釋○氏○之○空○無○耶○是○聖○
人○之○空○無○耶○亦○可○恍○然○而○悟○矣○無○論○吾○聖○人○必○無○空○
陰○陽○之○理○卽○有○空○陰○陽○之○理○吾○儒○但○于○聖○人○朝○間○夕○
死○出○語○其○通○陰○陽○者○何○如○反○置○不○問○而○必○于○釋○氏○空○
心○性○如○覺○以○求○冥○寂○而○長○欲○爲○鬼○者○空○之○是○釋○氏○之○
空○無○耶○是○聖○人○之○空○無○耶○亦○可○恍○然○而○悟○矣○此○性○
道○之○不○明○由○于○有○無○之○不○明○有○無○之○不○明○由○于○不○知○
無○之○爲○有○并○不○知○有○之○爲○有○之○不○明○不○知○無○之○爲○有○

有○之○爲○有○之○不○明○由○于○不○明○聖○人○之○無○非○二○氏○之○無
聖○人○之○有○非○二○氏○之○有○徒○以○惑○于○二○氏○之○言○無○反○欲
引○聖○人○之○言○無○而○非○無○者○亦○以○無○言○之○惑○于○聖○人○之
言○有○反○欲○引○二○氏○之○言○有○而○非○有○者○亦○以○有○言○之○作
明道論六

從古聖人相傳止一道人道卽天道也曲學小儒
憑小知小見各立一說自以爲道而已不足以亂
吾道也惟二氏言道言德言心言性莫不于天之
上言之以無後無驗不言有而言無惟其所欲言

吾儒惑其言道德心性自不能不惑于其言天
并不能不惑于言天而言無而聖人之性與天道
無干不從可徵可驗質實而言之真如數見不鮮
必物厥苦而棄之矣况又有一長生不死之妄念
隱繫胸中乎桂山欲明聖人之道不得不明二
氏之道賢智之人聖人之道明而二氏之道自無
亦明愚不肖之夫非二氏之道明而聖人之道終
不明此篇通徹大道之源流而統論之乃三十餘
萬言之綱領也

理氣之說余既詳哉其言之矣老氏不知氣以氣爲道所生分氣爲有道爲無而爲有生於無之說守一已之氣而求之不知其氣之本于天因不知天之氣不以守而有之自以爲能守而有之釋氏不知道以道非氣所存分氣之有爲可無道之無爲可有而爲真存乎空之說離一已之氣而求之不知道之本于天因不知天之道不以離而有之自以爲能離而有之既不遁乎天道陰陽之源亦徒執乎一已死生之迹不同其求之得不得終其身計不反顧而求之于

聖人之言理言氣一無與焉者也。吾儒求聖人之說而不得，斯求二氏之說而若得之。舍聖人而本老氏，有生于無之說以爲說，以不雜于氣之道雜于氣而言之。舍聖人而本釋氏，真存于空之說以爲說，以不離于氣之道離于氣而言之。以是而參論於天人性命之間，有不至實歸至虛，至有歸至無而言之者，亦罕矣。蓋吾聖人一陰一陽，謝道之言人止知聖人徒爲天之下地之上言之，不知其于天之上地之下無不統而言之。是以氣在道中而言之者也。蓋天地

上下之氣無不在盈天地上下之道中一陰有一陰
之道一陽有一陽之道陰陽之不測有陰陽不測之
道道之所在氣之所在也與釋氏真存于空之說亦
有何與而必本以爲說亦得何哉聖人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之言人止知聖人從天之下地之上言之不
知其于天之上地之下無不統而言之是以道在氣
中而言之者也盈天地上下之道無不在盈天地上
下之氣中兩儀有是道而易之兩畫以生四象有是
道而易之四畫以生八卦有是道而易之八卦因重

其○卦○畫○亦○以○是○而○生○氣○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與○老○氏
有○生○于○無○之○說○亦○有○何○與○而○必○本○以○爲○說○亦○得○何○哉
然○後○知○合○天○地○內○外○上○下○四○方○無○不○包○舉○于○此○理○此
氣○歷○億○萬○年○通○陰○陽○人○鬼○于○生○生○不○已○無○古○今○無○終
始○而○立○此○法○象○於○太○虛○無○窮○無○極○中○斯○吾○聖○人○從○大
易○言○理○氣○之○大○本○大○原○也○吾○儒○欲○明○道○而○不○明○乎○理
氣○雖○欲○明○之○烏○得○而○明○之○作○理○氣○論○六

大○聖○賢○人○言○繼○善○成○性○有○善○無○不○善○從○大○命○人○之○始
而○言○之○也○吾○儒○言○氣○質○善○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性

亦隨之而惡亦從。天命之始而言之也。大聖賢人言孩提之良知良能。聖人之不思不勉。從人奉天之初而言之也。吾儒言氣質善。生而性善。如后稷。氣質惡。生而性惡。如羊舌。亦從人奉天之初而言之也。吾儒不本大聖賢人之說。爲說而自以其說爲說。以言性不言氣質爲不備。而自以其備者言之也。然而大聖賢人必不以言性不言氣質爲不備。亦謂言性自言性。言氣質自言氣質。不可兼而言之爲備。不兼而言之爲不備者也。使必兼而言之。以有善有不善之氣。

質入之有善無不善之性中是極重之勢在氣質而
性反若附氣質而見焉而性不可得而言矣苟必以
是而言性自必如釋氏稿滅其氣質無氣質乃有性
而後可也夫氣質既無人于何有此釋氏不以爲人
而有性爲性而以不爲人而無性爲性吾儒言性漫
以氣質兼性而言之其不折而入于釋氏不以有性
爲性而以無性爲性不可得也又以言氣質不言性
爲不明而以其明者言之也然而大聖賢人必不以
言氣質不言性爲不明亦謂言天地之有性自在氣

質無知之中言氣質之無知自在天地有性之中不可二而言之爲明不二而言之爲不明者也使必二而言之以有善有不善之氣質爲性入之有善無不善天地之性中是極重之勢仍在氣質而天地之性反若不附氣質而不見焉而性不可得而言矣苟必如是而言之自必如釋氏以作用是性含有氣有質之性求無氣無質之性而後可也夫性歸氣質天命何存此釋氏不以我之精魂爲性而以我之佛性爲性吾儒言性漫以天地之性又分氣質之性而言之

其○不○折○而○入○于○釋○氏○不○以○已○之○精○魂○爲○性○者○是○一○性○
而○以○已○之○佛○性○爲○性○者○是○一○性○不○可○得○也○嗟○乎○大○聖○
賢○人○之○言○性○而○不○言○氣○質○也○從○天○命○之○始○言○之○非○言○
人○之○事○言○天○之○事○也○從○人○率○天○之○初○言○之○雖○人○之○事○
猶○言○天○之○事○也○性○之○爲○性○天○命○之○人○率○之○合○天○人○而○
言○之○者○也○天○之○事○終○人○之○事○起○人○之○事○起○天○之○事○終○
有○天○之○事○以○開○人○之○事○不○能○不○溯○天○之○命○而○言○性○者○
天○之○道○也○有○人○之○事○以○成○天○之○事○不○能○不○歸○人○之○修○
而○言○教○者○人○之○道○也○今○吾○儒○從○天○命○之○始○纔○以○性○言○

之○卽○以○氣○質○言○之○一○若○天○不○賦○人○以○氣○質○而○可○言○性○
天○賦○人○以○氣○質○而○不○可○言○性○者○然○從○人○率○之○初○纔○以○
性○言○之○卽○以○氣○質○言○之○一○若○人○止○受○天○以○性○而○可○言○
性○人○兼○受○天○以○氣○質○而○不○可○言○性○者○然○止○知○有○天○之○
事○自○言○天○之○事○而○不○知○有○人○之○事○卽○知○有○人○之○事○言○
人○之○事○又○不○復○知○有○天○之○事○是○止○知○以○天○之○事○說○性○
爲○說○性○而○不○知○以○人○之○事○說○教○爲○說○性○也○子○思○子○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豈○言○性○自○
言○性○言○道○自○言○道○言○教○自○言○教○哉○乃○合○性○與○道○與○教○

爲一事一理而說性者也。天以性賦人而曰命者。天之教也。性卽是教也。生而有之者也。人以性受天而曰教者。人之性也。教卽是性也。生而不可無者。也。命之謂性。天之事非人之事。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率之謂道。人之事猶天之事有所爲而爲之。亦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有是無所爲之事。斯能有是有所爲之事也。若夫修之爲教。非天之事而純乎人之事。非無所爲而爲之。乃有所爲而爲之者也。有是有所爲而爲之事。斯能有是無所爲而爲之事也。故有是性必有

是氣質而不言氣質者以其皆無與于氣質也不獨
命之爲性率之爲道與氣質無與仰修之爲教亦與
氣質無與者也如有是命有是率而與氣質有與焉
則命之率之止可從聖人言不可從凡人言也聖人
以是命而率之而不知所以修之聖人失其教矣失
其教而性與道胥失之矣孟氏三遷而始爲大賢教
之與性道並重而尤重于性道可知也凡人以是命
而率之而知所以修之凡人得其教矣得其教而性
與道胥得之矣太甲顛覆而卒爲明辟教之與性道

並重而尤重于性道可知也。故子思三言而後不復言性止言修矣。其言修道之君子自天子至庶人自聖人及庸人統而言之者也不視不聞存養如此莫見莫顯省察如此而後性之中以存道之和以行中和致而位育成此自古聖帝明王立教以教天下其人合天之功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也哉。有道之世天子自修以教天下諸侯自修以教其國卿大夫自修以教其都邑閭師黨正自修以教其鄉賢父兄自修以教其家無一人非命而率之之人無一人非修

而教之之人也。王國有辟雍，諸侯有國學，黨有庠，術
有序，家有塾。自孩提而教以知，敬知愛而仁，義在其
中。教以毋誑，毋跛而誠敬在其中。入小學而六藝以
通焉。入大學而九年以成焉。教之不率而小懲以警
之，大罰以齊之。無一人非修而教之之人，無一人非
命而率之之人也。故其時賢知之人下學，上達皆可
爲存養事天之人，愚不肖之人行不著，習不察，皆可
爲終身由之之人。由是觀之，自開闢以迄今，茲是大
聖賢人止此立教以治之。天下止此以人之事治。

人之天下止此人之事盡而天之事無不盡以人合
天而治之之天下而已矣三代而後天下之失教也
次矣五伯之君臣迂濶王道急功挾詐天下愚不肖
之人華華汲汲惟利是求而賢知之徒狎大人侮聖
言淫詞跋說雜然並興自非天生孔子於春秋之世
以作師之統任之而明其道于前生孟子于戰國之
時以作師之統繼之而闡其教于後豈復知從古聖
人本天道爲人道有一道而無二道是爲何物也哉
故孔孟承是作師之統自必以攻異端放邪說爲已

任扶未墜之統緒正已失之人心使道無仁義性無
善惡之說如披雲霧而見中天豈得已哉漢唐以來
儒者立講堂聚生徒大要爲經師則有餘者也有宋
諸儒發明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不能出孔孟之範圍
者有志聖人之徒信而從之以稱人師庶乎可以不
愧矣至言性與天道既以性道卽在下學而于下學
求之又若以性道自在上達而于上達求之是分上
下爲二而求之也分上下爲二而求之是分有無爲
二而求之也分有無爲三而求之是分有之爲人而

不知其爲天分無之爲天而不知其爲人而求之也
夫是以大聖賢人以天命謂性言命從性而言之者
吾儒以天命氣質言命從氣質而言之大聖賢人以
義性謂道言率從人本天而言之者吾儒以率氣質
爲事皆天從人而言之大聖賢人于天賦性之初指
心○性○無○所○爲○而○爲○善○止○此○一○性○者○吾○儒○直○以○人○受○氣
質○之○後○指○人○之○有○所○爲○而○爲○惡○爲○性○又○指○天○之○無○所
爲○而○爲○善○爲○性○安○得○無○二○性○之○說○哉○嗚○呼○其○言○天○言
性○相○悖○而○言○者○如○此○其○言○人○言○教○相○悖○而○言○不○問○而

可知矣。姑取其一二大端言之。如云自家本質元是
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若不消修治而不修
治之。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從古大聖賢人何嘗不
說性是本然完足之物。若說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之
須是生而知之。一流人然堯舜孔子不思不勉自少
至老無非修治存心。何嘗有不消修治而不修治。可
以立說教人者。即其他本質未嘗不完足。一日不修
治。便一日不完足。其修治當何如。可徒以合修治而
修治之。作有佛學典起語立說以教人者。與性禪家

坐蒲團真知識以人生修治爲多事仁義爲強立之
名孝弟亦性外之事一惟不修治而修治爲簡易明
白而易行亦知必有疑其以禪教說聖教也只得故
添一語云禪家強生事山河大地與你有何干涉以
禪家說向外的話陽掃之而以禪家說向內的話陰
詐之又引夫子天何言哉爲禪家惟不假修爲故本
無可說作印証而後始以禪家非是不曾得實是無
去處說結之何暇問夫子天何言哉是何意旨借以
附會其說耳如云學者須是識仁以誠敬存之不須

防檢不須窮索又申以心苟不懈有何防檢存久自
明有何窮索夫大聖賢人教人何人不教以識仁何
人識仁而能存仁其無時不防檢無時不窮索者以
仁之爲仁存之恆久而忽于造次失之日月一至而
不能三月守之其難如此惟禪家坐蒲團冥知識不
見不聞有何防檢不博不約有何窮索惟以不爲人
便是爲人不見性便是見性以天地間生人爲天地
間死人止一寂滅其心直捷如是豈聖學亦以冥滅
其仁直捷亦如是耶故學者識仁一句亦不過借聖

學仁字說○釋家心字○亦知人必疑其以聖教說釋教也○又引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作印証○夫孟子言反身而誠○是從大聖賢人生平存心養性天理爛熟胸中○反身乃能如此○豈天生一孩提之聖人○如釋氏墜地時○自稱惟我獨尊○一反諸身○便能大樂○况所反者○乃萬物皆備五倫四德○無不體備之身○無纖毫缺欠○大樂如此○而截上句○摘下句○如此說理○豈非說理如說夢耶○如云學者今日無可添止○有可減減盡便無事○有問聰明如何磨得去○則日使之則有不使則

無故其教人止教以不須纖毫着力夫大聖賢人言
天命謂性何嘗是纖毫可添之物此以命之在天者
言之耳若以受之在人者言之能本是以修之於天
無纖毫可添于人無纖毫非添矣苟不本是以修之
于人無纖毫是添于天無纖毫非減且減之又減以
至于無矣故其教以修之也由可欲有諸已進之有
充實有光輝有大而化有聖不可知謂神所謂日新
之盛德富有之大業以天命本無可加之物爲修道
日有所益之功吾不知學無可添之說是何聖何賢

之說而本以爲說耶。至其所爲，只有可減者是減。何物耶？以減不善言之，減口體之私欲耶？減一口體之欲，必有一減口體之理。以減之，減心性之作僞耶？減一心性之作僞，必有一減心性之理。以減之，添在人。之可添，非添在天。之可添，猶減在人。之可減，非減在天。之可減也。若以減善言之，是減多聞多識而止于吾道一貫求之耶？如此，則吾儒語言可減。釋氏說法亦可減矣。吾儒文字可減。卽釋氏經教亦可減矣。大聖賢人止須合下以吾道一貫一語指點學人而必

添○以○語○言○添○以○文○字○是○不○以○大○聖○賢○人○為○修○道○之○人○
添○之○者○說○無○可○添○直○以○大○聖○賢○人○為○命○性○之○天○而○添○
之○者○說○無○可○添○矣○是○減○志○學○能○立○而○于○從○心○不○踰○求○
之○耶○如○此○則○吾○儒○生○而○識○性○不○必○啓○發○而○自○識○猶○釋○
氏○生○而○見○性○不○必○參○提○而○自○見○矣○吾○儒○生○而○出○道○不○
必○修○為○而○自○由○猶○釋○氏○生○而○由○道○不○必○戒○律○而○自○由○
矣○大○聖○賢○人○止○須○合○下○以○存○心○養○性○一○語○指○點○學○人○
而○添○以○啓○發○添○以○修○為○是○不○以○大○聖○賢○人○為○修○道○之○
人○添○之○者○說○無○可○添○直○以○大○聖○賢○人○為○命○性○之○天○添○

之者說無可添矣。惟禪家直指人心止須識得此心是無增無減的斷截耳目口體卽爲有惡可減。其寂心性知覺卽爲無善可添。此亦以坐蒲團說聖教以懸天下之人而已矣。以故大聖賢人教人一以發人聰明爲主。博學審問以發其外。慎思明辨以發其內。以至作哲作睿窮神知化爲極功。今反要將聰明磨去爲教。是磨去作奸作偽之聰明。如磨耳目口體者磨之耶。此爲從欲小人說。不使則無使之則有猶可也。是磨去作哲作聖之聰明。如磨心性知識者磨之。

耶○此○爲○從○理○君○子○說○使○之○則○有○不○使○則○無○不○可○也○從○
古○何○聖○何○賢○有○以○磨○去○聰○明○之○說○而○本○以○爲○說○耶○禮○
家○以○六○塵○爲○聰○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以○六○根○爲○聰○
明○所○使○必○以○不○使○磨○之○以○心○性○爲○聰○明○所○使○必○以○不○
使○磨○之○故○其○言○聰○明○卽○言○性○覺○也○借○聖○學○之○聰○明○說○
禪○學○之○性○覺○亦○以○坐○蒲○團○說○聖○教○愚○天○下○之○人○而○已○
矣○如○云○學○文○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
無○不○利○又○云○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學○得○百○千○
事○是○百○千○事○只○是○學○不○是○德○又○云○學○者○先○學○文○鮮○有○

能至道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有錄五經文爲冊者
輒云玩物喪志夫大聖賢人教天下智愚賢不肖之
人莫先于學學之爲言非止讀書一端言之也上世
無書可讀之時以愚學智以不肖學賢以少年學老
成皆學也學而問問而思思而辨辨而行皆學也其
後書契日增不過視上世學之較易耳故上世如大
舜好問好察後世如孔子問禮問官無非學也卽推
而至伏羲開天之聖生而知之然仰觀俯察近取遠
取無一非學故曰賢學聖聖學天今吾儒以學者須

學文止爲下根人說法直以知道上根人自在進德
夫教人之道必學文而後以知道言之者聖人之教
也不必學文直以知道言之者釋氏之教也釋氏直
指人心卽是知道無先無後合下便說知道然亦惟
釋氏墜地知道自言惟吾獨尊立此一己之教以教
天下耳吾儒之教無論聖人愚人小孩提知識未開
時何嘗不可教以學文一如以知道者教之亦爲是
時止可教以知其所愛之父知其所敬之兄知其所
能謹之行知其所能信之言從其所能知而通之而

後○可○以○方○名○書○數○可○以○禮○樂○射○御○而○漸○通○之○非○聖○人○
先○以○行○而○後○以○文○之○說○也○此○教○天○下○如○一○人○而○教○之○
者○也○釋○氏○以○直○指○人○心○教○人○不○問○其○徒○之○受○戒○律○與○
未○受○戒○律○誦○經○卷○與○未○誦○經○卷○亦○不○問○其○心○之○可○以○
直○指○而○教○之○不○可○以○直○指○而○教○之○一○惟○直○指○而○教○之○
從○無○仁○義○孝○弟○而○無○其○心○仁○義○孝○弟○無○而○心○無○心○無○
而○性○見○矣○從○無○耳○目○口○體○而○無○其○心○耳○目○口○體○無○而○
心○無○心○無○而○性○見○矣○故○其○徒○終○日○坐○蒲○團○由○念○念○口○
起○而○至○一○念○不○起○必○至○覓○心○了○不○可○得○而○後○爲○安○心○

竟○然○吾○嘗○由○其○道○而○推○之○其○無○仁○義○孝○弟○而○一○念○不
起○易○以○仁○義○孝○弟○不○離○蒲○團○而○無○之○可○得○而○無○者○也
其○無○耳○目○口○體○而○一○念○不○起○難○以○耳○目○口○體○不○離○蒲
團○而○無○之○不○可○得○而○無○者○也○故○有○阿○難○萬○念○不○起○而
一○念○忽○生○攝○入○魔○席○員○悟○和○尚○萬○念○不○起○而○一○念○流
注○轉○語○叅○差○可○知○只○求○透○此○耳○目○口○體○死○煞○關○頭○尚
不○能○透○終○是○以○灰○遇○火○以○土○禦○水○伎○倆○可○以○頓○悟○亦
可○頓○迷○乃○以○之○說○大○聖○賢○人○教○人○學○文○知○道○從○禪○家
強○分○階○級○有○何○干○涉○耶○至○學○一○事○止○一○事○學○百○千○事

止百千事只是學不是德必本釋氏而爲是說尤屬
可怪聖人教人自言學以多聞多見爲貴何嘗是學
一事止一事學百千事止百千事只是耳目不是心
得而爲之者耶聖門如子貢之多學聞一知二以一
兼○正○而○推○極○之○其○所○得○爲○何○如○顏○子○之○博○文○聞○一○知
十○以○一○兼○十○而○推○極○之○其○所○得○爲○何○如○其○他○七○十○子
之○徒○舉○一○隅○必○以○三○隅○反○以○一○隅○兼○三○隅○而○推○極○之
其○所○得○又○何○如○故○子○貢○終○能○一○貫○顏○子○終○稱○庶○乎○七
十○之○徒○日○啓○日○發○而○皆○得○爲○適○道○之○人○若○以○學○一○事

止一事只是學不是得此乃三家村學究教童蒙句
讀讀大學以中庸之理問之不知也讀論語以孟子
之理問之不知也徒以釋氏直指之虛談而忘聖賢
漸進之實力不惟不知聖人且不知釋氏矣假使釋
氏生中國自言知慧天生彼豈真不能讀書之人耶
彼以直指爲教自知讀盡古今書如惠施之七車張
華之三十乘與我坐蒲團以死法爲活計有何交涉
故掃却語言文字不如是則教非其教矣吾儒聖人
之徒必引其厭薄語言文字者厭薄之而借以立說

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故○其○言○知○道○在○進○德○非○言○德○也○
亦○言○得○也○皆○聖○學○之○言○德○說○禪○學○之○言○得○其○言○不○習○
無○不○利○借○聖○學○有○敬○有○義○之○不○習○無○不○利○說○禪○家○無○
思○無○為○之○不○習○無○不○利○必○將○大○聖○賢○人○首○以○好○學○教○
人○錄○案○揀○翻○以○至○有○錄○五○經○為○圖○者○豈○無○終○其○身○誠○
之○誦○之○由○之○釋○之○自○能○通○貫○其○意○旨○之○所○存○而○直○以○
玩○物○喪○志○斥○之○何○為○者○耶○噫○從○古○聖○人○惟○立○一○教○以○
教○天○下○也○何○嘗○必○言○命○之○為○性○而○不○能○不○言○命○之○為○
性○以○明○教○之○所○自○來○而○五○倫○四○德○在○其○中○其○為○性○之○

善也。乃天之無所爲而爲之，可恃而不可恃者也。所
恃人之有所爲而爲之，而後天之無所爲而爲之者，
始得而有之。何嘗必言率之爲道而不能不言率之
爲道以明教之所由立，而孩提之良知，中人之初念，
下愚之平旦幾希，在其中其爲性之善也。乃人之有
所爲一如無所爲而爲之，可恃而不可恃者也。所恃
人之有所爲，必有此無所爲而爲之，而後天之無所
爲一，以此有所爲而爲之者，始得而有之。夫是以天
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惟聖人之教以修而修之，率

之○而○無○不○由○之○命○之○而○無○不○盡○之○吾○所○謂○中○庸○合○三
言○如○一○事○一○理○而○言○之○者○也○吾○儒○言○天○命○而○言○有○知
有○覺○之○性○必○以○無○知○無○覺○之○氣○質○入○之○是○性○之○命○于
天○而○純○乎○善○者○一○以○氣○質○之○不○純○乎○善○亦○以○命○于○天
而○言○之○言○率○性○而○言○無○昏○明○強○弱○而○率○之○者○必○以○有
昏○明○強○弱○之○氣○質○入○之○是○率○之○本○于○性○爲○良○知○爲○初
念○爲○平○旦○幾○希○不○以○昏○明○強○弱○而○無○不○然○者○必○以○率
之○本○于○氣○質○爲○良○知○爲○初○念○爲○平○旦○幾○希○一○以○昏○明
強○弱○而○有○然○有○不○然○者○言○之○及○其○言○教○則○猶○是○有○性

有氣質之人也。猶是有昏有明，有強有弱，有純乎善，
純乎不善之人也。何以教以修之？不曰合修治而修
治之，不合修治而不修治之，則曰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不曰學者無可添，只有可減，則曰學文只是學文。
知道者進德不習，無不利。又若止從命之爲性，率之
爲道，生而知之之一人言之，此可知本釋氏之旨，以
立說無往而不與從古聖人言性言教相反。固然無
足怪自爾如是者也。作明教論七。

中庸明性之書讀首篇三言千七百年來異端曲

學無不作三截看止緣以氣質認作性誤之吾儒
言性又言氣質似乎知性與氣質有分矣乃又于
氣質中加一性直以一性爲二性止緣以無知之
氣質認作有知誤之遂將性與教分開性在先天
教從後起安得不將三言作三截看橫說豎說無
一語相合桂山將三語一一分開命自說命率自
說率教自說教分天分人以明立說之本來而後
天命人人率天全在教而修之之人以明天與人
之相合故云三言如一事一理非不言命與率而

專言教也百世以上之大聖賢人言之而未嘗發之者以人讀其書而自能知之也百世以下異端曲學讀其書不能知之又安能發之自不能不支離破碎而言之此吾儒不能發聖人之言徒能發二氏之言墜其術中而不覺者也讀此篇從聖經賢傳已言之中發之如命卽教也教卽命也取千古已發之聖言發之卽謂發千古未發之聖言可以不愧矣吾于桂山三十餘萬言一字無闕然矣